

重点推荐

从《真享乐,当认真》中,是读得出张杭的语调的,他既着急又耐烦。

为音乐厅里频频拉得太快、拉得太炫着急,为戏剧场里对间离手法的误解、误用甚至完全南辕北辙着急,同时也在着急地问,国内的室内乐演出为什么没人做,放弃了精神性的戏剧如何在舞台上立得住?太多矫饰的、不真实的偏又顽固地包装成共识的东西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文艺生活中,以至于张杭一次次率真急切地要说出来,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那该是怎样的?他慢了下来,从容地、耐心地、专业地给你分析每一段音乐、每一幕戏剧的“好”来。他非常执着地想把他感受到的东西传达给你,并且相信这传达的可能。因为说到底,他对那些庸俗、功利、哗众取宠的反对,可以不依任何其理由,仅仅生发于他作为一个观众的初衷——享乐。倘若你同意我们进音乐厅、进剧场是为了享乐,那么你就能看到他所指出的问题不是虚妄的。书名“真享乐,当认真”出自莱比锡格罗豪斯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座右铭,真的享乐是一种认真甚至严肃的喜悦。在“享乐”被道德主义者污名化又被现实主义神圣化的今天,我们都快忘了还有这样一种喜悦。

这厚厚一本戏剧和音乐评论集,仿佛让我看见观众席上某个挺直而又前倾的身影,像等待第一束光一样地等待幕起,既着急又耐烦,越激动越专注,调动起全部的专业积累同时又像充满期待的一张白纸,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信任的“在现场”了。他因为前倾而始终出离于观众席的那几寸距离,让人重新思考批评或者评论的意义所在。

如果直面原作,亲临现场更重要,为什么还需要评论?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困惑,但幸而,太多人都有从评论中受益的经历。好的评论从来不是自以为是为者竖起的一面屏障,相反,它无私地一次次邀请你去读原作,去赶赴现场,去真实地感受和理

在现场等待第一束光

□颜妍

介事”的评论,张杭有一个有趣的比方,“这就好比讲一个人,说他有三个特点,一高,二白,三有钱。于是说他怎么怎么高,所以是高的,怎么怎么看着白,所以白,怎么怎么有钱,所以真有钱。我觉得这不是评论,这是一种形容。”形容常常意味着依附,而评论,应该发自当仁不让的思想主体,拿出全部的积累去和作品碰撞。一部作品本身是没有观看与阐释的边界的,是评论在一次次试探与碰撞中确立了它的边界。花拳绣腿容易,坐实的功夫最难。

比如,描写的能力。张杭不惮于甚至喜欢去“描写音乐”,像是文字的仿生学,交替以不同的感官去回溯音乐的过程。多少是一句“美好的感觉”就可以含混过去的东西,他却非常扎实地铺陈开来,把情绪的来龙去脉捋清。他在《慢的艺术》中对演员表演的认识,说他不能用思考评论家的表达,“他当然得记住他的排演和排练,但他在每一次演出中,必须与娴熟作斗争。他应该慢。譬如在一些地方他怎样感受着,也让观众有时间这样感受”。相比于那些做才华的加减乘除,才华的运算的评论,慢下来需要勇气,因为它将暴露才华的也是语言的细部纹理。

比如,抽象的能力。精神性是张杭对享乐的要求,他对精神深度的捕捉之快让他看上去几乎是在本能地抽象表达。他可以用短促一句“人对偶然的同意”,概括出品味戏剧的主要意旨,既是戳中又是充满,准确传达出品味戏剧里那种并无绝对正确,从而无所谓其选择的处境。印象深刻的还有他对勃拉姆斯A小调单簧管与钢琴、大提琴三重奏Op.114的阐释,敏感地从音乐中“抽象”出来一个勉为其难地研制造越、雄壮,却无论如何都显得笨重、粗笨、怪异的勃拉姆斯,以及勃氏最终不得不的沉溺,“似乎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好的情况不过是挣扎”,“他一开始就老成,到最后还是那么老”。

再比如,明晰的能力。张杭在评论中早



解。评论是能识出好、说出好因而能吸引你去感受好的桥梁。同时,好的评论又有能力展示接近原作、置身现场的各种反应,评论在与创作者的较量中夺回自己的感受力与判断力,一个读评论的人会为自己也卷入这场智识和审美的较量而心生喜悦,是的,这也是享乐的一部分。通过看他人之看,听他人之听,更好地照见自己的盲区,照见自己松懈地靠在观众席椅背时的遗漏与缺失。好的评论不是向未知者贩卖,而是一遍遍敲打和锤炼已知的人,你自我屏蔽了些什么

《真享乐,当认真》作为与创作者智识和审美较量的结果,毫不掩饰其真实且强烈的写作动机。评论者是真的有话要说。对时下报章上“五分之四篇幅都在讲剧情”且“煞有

百家品书

总是敏感的心灵容易感动,感动于人间疾苦。因为感动,杜甫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因为感动,白居易传下了千古名篇《卖炭翁》和《琵琶行》;因为感动,佛陀发愿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因为感动,方格子写下了这本《留守女人》,对一个少为人知的特殊群体倾注了深情的关注。

“女人独自在这家,有很多苦说不出”。在书的后记中的这句话,道出所有留守女人心声。一苦是贫穷。为钱挣扎,入不敷出,看不到希望。丈夫虽然在外挣钱,其实大多挣不了多少钱,如果遇上老人大病,就债台高筑。还因为生活潦倒,营养不良,未老先衰。刘群英35岁,却已经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让人不敢相信。二苦是身累。带小孩侍候公婆养猪种地,疲惫不堪,苦不堪言。正如你形容小秦二姐“生得疲乏,死得疲乏”。三苦是心冷。形单影只,无人说话。四苦是生理的煎熬。正常性的欲望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长期的饥渴让青春肉体过早地枯萎。五苦是背叛。丈夫在外有女人,不再爱她。更惨烈的,是丈夫因为习惯了城市的生活,竟然嫌弃了家乡的一切,不再有任何留恋。因为这种种难言的苦,生活的无意义、无价值、虚无、等死的想法,时时充满她们的脑海。想死的心,时时涌上她们的心头。打工者们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对家庭和妻子女

有一种深情为你憔悴

□郭恩平

欠下了永远还不清的债。荒芜的时间,总是需要打发;困厄的精神,总是需要出路;生存的勇气,总是需要支撑。这也正是作者关心的,而各人各自有不同的自救方式。有人选择打牌打麻将,打发时光,解闷发泄,这在农村是最普遍。有人选择跳广场舞,自得其乐,自我陶醉,如于冬兰和刘西亮。有人选择宗教信仰,寄托灵魂,如张春梅和李小娟姐妹俩。也有人选择拼命地干活,来麻木自己,如小秦二姐。有人怀揣着美好的回忆和向往,始终保持对未来的热情,如苏巧燕和芬芳。有的主动去找丈夫相聚,如罗红梅。还有的,靠责任活着,如爱琴心灰意冷之时,牢记母亲一句“你要活着送妈妈”,而咬牙活下去。真实的人生是复杂的,真实的人性是多多元的,真实的性格是多重的。作者准确把握了这一点,她立体地描写了人物,让每个人的个性突显出来,让我们看到留守女人可敬可贵的一面,看到她们勤劳、善良、孝顺、隐

忍、倔强等闪光的品质。钱绒放任懒散、自暴自弃的背后,是对不幸命运的抗争,是对重男轻女的父亲的控诉。好多女人不愿意多打电话,不愿意把内心的苦水向丈夫倾诉,不愿意责备丈夫的不归,因为她们理解他在外面也不容易。有些女人明知丈夫在外有情人,但也愿意原谅他。爱琴虽然被丈夫背叛,常受村民诱惑,但她始终坚守底线,不逾越。陈一娟累得疲惫不堪,却充满爱心地去解救小鸟。芳芳尽管很困难,却很少向同学借钱,绝不随波逐流。而何大姐一心培养两个小孩读书,并力劝婆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关注留守女人真实的生命状态,如实记录她们的希冀、期盼、寂寞、孤独、艰辛、无奈和绝望,正是作家不远千里、跋山涉水的根本出发点。她无意粉饰,无意拔高,更无意唱起赞歌。她的语言极为朴实自然,只让生活本身来说话,而活生生的事件即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虽然文字微弱,作家渺小,也许无力拯救苦难的人们,但写作成书即是文字般若,

早抛弃了故作逻辑状的分章分节,当他用到“第三”“第四”并列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第三”和“第四”一定在一个层面上,相反,你常常能看到某种层次的“跌落”,紧接着精神层面的问题,可能是在讨论某一个具体情节的设定。他像扫清障碍一样地把问题一一谈来,直到完完整整把自己的意见、观点甚至是思想体系传达完毕。在此过程中,他排斥一种虚假的排比句式的整饰。如果用到“啊”,那一定是非常由衷的“啊”,甚至是因为节制,才有这种表达。

在剧评和乐评以外,张杭还写诗,写小说。他在看戏、赏碟、读剧本、听音乐、谈论布莱希特和门德尔松的过程中,一直对文学保有着信心。而且,他是在非常传统非常古典的意义上使用“文学”,我所感受到的,一是精神性,一是诗意。他直言不讳,写评论寄托了他创作的野心。你可以在他对戏剧、音乐的评论中,看到他有意意识的“互文”,他在汲取、吸收和消化不同艺术创作的共通命题。从评论者的角度见识了这么多的音乐创作、戏剧创作,反过来,也有助于他给自己的创作去魅。这些年来,张杭用力地练习,反复地写,尝试过很多方法,或许也走过很多弯路,像一个从没有放弃过精神性的手艺人,到后来,从他的文字中已经分辨不出哪些是天赋使然,哪些是漫长习得了。这是我信任他以及他的文字的原因,也多少能猜测出他何以从通常以为甜腻优雅的门德尔松中听出其富于逻辑、严肃、苦行僧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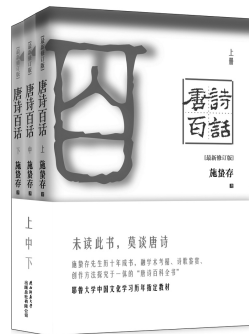
印象最深的一次和张杭听音乐会,一曲终了,随着指挥一个有力的终止手势,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张杭着急地摇头,对我说,音乐最后不是结束,而是消失。可惜,我们都没有耐心等待音乐慢慢消失的过程。只有专注地等待第一束光的人,才听得出音乐消失的最后一声叹息。

《真享乐,当认真》,张杭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新书快读

主持:黎华

《唐诗百话》



施蛰存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9月出版

《唐诗百话》是施蛰存晚年创作的唐诗研究鉴赏佳作,既有宏观的诗意梳理,又有诗体流变的辨析、诗情文意的品评,以及对唐诗疑难问题的独到见解。上册收入“初唐诗话”和“盛唐诗话”,中册收入“中唐诗话”,下册收入“晚唐诗话”,并附录了作者有关唐诗研究的文章。该书分唐诗讲解和专题两大部分,将唐诗的讲解与唐诗创作方法、历史知识的介绍相结合。全书有识见、有考据、有性情,文字通俗,道理精深,被誉为“唐诗百科全书”。

《重返文艺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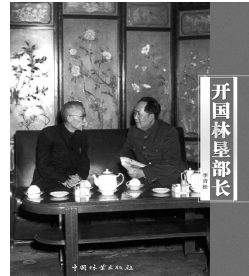


谢哲青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年10月出版

文艺复兴为什么起源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有何巨大贡献?米开朗琪罗为何青睐卡拉拉大理石?作者有如一位饱读诗书的导游,用平易近人的语言,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以及艺术大师掀起的种种文艺浪潮。书中对当时历史背景、名人轶事、经典作品作了脉络清晰的梳理,并加入作者自己的感情和思考,带领读者领略艺术的魅力。

作者认为,艺术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结晶,从鉴赏艺术品之美出发,到深入理解艺术史,对于人的精神会有更高的体会。艺术史并不只是研究谁创作、风格如何,更是深入探讨为何这幅作品会在此时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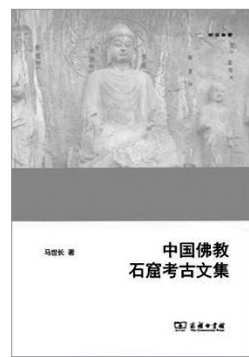
《开国林垦部长》



李青松 著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4年9月出版

报告文学《开国林垦部长》以别致的视角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林垦部(林业部)的历史原貌和工作状态,以及开国部长梁希为谋划林垦新战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故事。同时,该书也刻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梁希刚强坚定的人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其不畏权势的风骨。全书近15万字,内容丰富,疏朗与密致相融,稳健的叙述风格中透着诙谐幽默。书中部分照片和史料是首次面世,对于林业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如“中央林业机构历次改革变化情况”等。该书还对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林业的思想渊源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解读。

《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



马世长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年9月出版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至今保存下了丰富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其中佛教石窟遗迹的地域分布之广、保存数量之多、绵延时间之长,属世界罕见,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富。作者将考古学的方法运用到中国石窟的年代分析以及石窟美术演变的探索与归纳,同时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使佛教石窟美术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无论在考古还是在艺术史领域,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在石窟寺研究、敦煌文书整理、佛经版本校勘等领域颇多建树。他曾对敦煌北朝洞窟开展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记录与测绘,对克孜尔和库木吐喇石窟壁画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研究和研究也是佛教美术考古中将石窟寺考古的基本理论、方法与艺术史图像学分析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嫉俗》



李炜 著 于是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嫉俗》讲述了各式各样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物的精彩故事。这些人与众不同的思想、不落俗套的行为,让他们改写了各自领域的历史。为了配合每个主角的个性,《嫉俗》里每篇文章的写法与风格都不一样。除了文字,《嫉俗》还融入了大量有关艺术、哲学、音乐等领域的话题。对作者来说,所有文化领域都是相通的,艺术里含有哲学,哲学著作中有文学,文学里又可听到音乐,音乐里也照样能见到艺术。作者说:“《嫉俗》是为了为那些想在自己死去前,多看几眼这世上的种种美好、多了解一点个中的奥妙——它仅仅是为这样一群人而写的。”

生活需要更多的画意诗情

□罗烈杰

世界充满诗情画意。刘声雨、江冠宇诗配画集《画意诗情》是画意诗情的真切描述,是诗画结合的珍贵读本。画者刘声雨是深圳的一位优秀画家。10多年前南下任教,始终活跃在画坛,深入采风收集素材,酝酿构思潜心创作,用画笔描绘生活,表现感悟,近年表现青藏高原、西北风物题材的作品引人注目。他先后被俄国列宾美术学院和乌克兰艺术学院授予“荣誉教授”,“荣誉院士”,是国内为数不多获此殊荣的画家,这是对他艺术造诣和创作成就的肯定。他的作品多次被国家选送赴外展出,一些作品被国内国外美术机构收藏,记得他还连续两届成为文博会的“标王”,表明他的作品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和高度。这组水墨画是他的最新成果,表现西北山川雄浑之美和独特的风情景物,体现他的艺术追求和所达到的境界。

诗人江冠宇是深圳的一位勤奋诗人。近10年来有好几本诗集问世,常常有些诗作被刊载吟诵,曾入选深圳经济特区诗坛“30年30人”。这位从黄土高坡走出来的年轻诗人,不少作品是对西北的风情风物的深情吟诵,对渭河流淌黄土芬芳的放声歌唱。他用诗对刘声雨画作所作的解读,融入了他对西北山川神韵的真切感受和生活体验,“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是他创作题材的丰富,也成为他诗歌作品中别具一格的篇章。

有人说诗画同体,密不可分,诗是写出来的画,画是画出来的诗。刘声雨有相当的文学功底,善用图形线条色彩描绘诗意的意境。江冠宇熟悉西北风物,能够领会画作的图景意蕴,插上想象的翅膀,时空延展,画面扩容,为读者鉴赏画作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和新鲜的观点。这种“画配诗”,“诗释画”的诗画结合相得益彰,可以收到一种意想不到的阅读鉴赏效果。当然,诗作毕竟不是画家自己的题诗,只是诗人的理解和赏画心得,不能说就完全读懂了画家的艺术意图。不管怎样,这应该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和艺术创作的有益尝试。

我们喜爱画,除了它的笔墨色彩、构图布局给人带来视觉享受外,还因为它凝聚了画家对自然、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和深情爱意;我们喜欢诗,在于它能带来语言音韵、节奏韵律的吟诵美感,还在于它是诗人对世界、对人生的由衷倾诉和蜜意柔情,诗情画意是诗画给人们带来心灵触动和精神愉悦的魅力所在。

《画意诗情》,刘声雨、江冠宇著,线装书局2014年5月出版

漂泊者的心灵独白

□梦野

青柳在陕北扎根已5年有余了,但我总感觉他还在外地,在谋生,在漂泊。没有归宿感的诗人,会对生命体验更深,青柳也不例外,他的诗集《城市暗语》便是一个漂泊者的心灵独白。

他的感受是从“搬家”开始的。“我想我还会有无数次的搬迁/但我明白 无论怎样的折腾/也远不及从母亲的子宫里搬出来/那一次 我一身轻松”。青柳诗的背后,隐去了生活的苦难和社会的冷面,他以物化的手法,将他的降生也说是“搬迁”,但同样是搬迁,母亲给他的是温馨,是血脉和希望,但命运给他的是冷清,是颠沛和无奈。

在外浪迹的青柳,医治心灵最好的良药就是诗歌,就是诗歌中一次次出现的乡土,一次次出现的“通话”意象。他在《想起那块土豆地》里写道,“今年春天,沙尘肆虐/父亲在电话里说,爷爷病了,在那块土豆地上突然晕倒/我赶回家时,那块地/已被挖出了深深的坑,准备种上爷爷的来世”。这是我看到的青柳在亲情方面相对突出的一首诗歌,看似简单的叙事,藏的是苦难的人生,是祖辈的奋斗史和辛酸史。在钢筋和水泥的丛林中,人心的“壁落”会越来越来,青柳在表达苦难时,大多用的是描绘性意象,表达过于铺陈和老套,但多年的探索还是有效果的,他那个别诗很新颖,很独特,值得我们去品味。“是你技法超群吗/你仅给我改正一个字/便把你牢牢地/雕刻在我心上”。这首诗叫《你为我修改的一个字》,从中看出青柳的构思是巧妙的,想象是奇特的,是他独特感受后的一种艺术升华。

在城市“流落”的青柳,他总有着新的感受力,但他将“病痛”的面积放大了,不止是乡情、亲情和爱情。他在《下午的叙事》中这样写道,“几乎所有的话语都已到场/包括行人 以及主角的我/还有那些意外相撞的车辆”。这是一个铺陈,他要在这里有更新的表达,以抓住读者的神经,“下午简单得可怕 这一刻的发生/出于自卫? 时间这把可怕的刀子/正对着我挥舞……”他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质疑,感受到了时光的冷酷,出于

关注的本身即具有施舍的意义。她坦言,“我不想看到典型,他们事先已经被急速培训”。除了主要的20个留守女人,作者还精心地描写了不少其他有血有肉的人,形象生动,给人同样深刻的印象,如小秦母亲、张勤的女儿露露、公交车上偶遇的钱海珍和带路人等。每时每刻,她都在观察、捕捉、思索,足见作者的用心之细、用情之深、用笔之实。

这样的采访是残酷的、痛心的!因为一路上备受猜忌、防备和怀疑;因为对方露出的处处伤痕让你触目惊心,她展开的内心隐秘让你无颜以对,她流露的失望神情让你手足无措。甚至作者竟然有了负疚感:“仿佛我早有准备,专门来挖掘她的伤心之事”。她还为自己对她们的期望无能为力而惭愧,也为她自己扰乱了她门平静的生活而自责。3年走访的过程之艰辛,简直不可想象。当她的火车票被改签而无处安身时,想到的是农民工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被采访过的人,经常浮现在她的脑海,成为不灭的牵挂。她留下手机号码,便经常要花费时间来倾听倾诉并回复短信。一个作家的良知与悲悯,流淌在字里行间,感动每一位读者。

感谢作者,让我们看见另一种人生,让我们自以为幸福的心灵,经受一次疼痛的洗礼。(《留守女人》,方格子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漂泊者的心灵独白

□梦野

生命的本能,他不得不在抗争。“没有任何变化 我还要穿过一条马路/穿过几棵法国梧桐枯黄的叶子/面对一堆铁以及车间震耳欲聋的机器”。一个有先知的诗人,面对冰冷的机器,也会被“铁意象”打败,“这些天我的每个下午都是这样打开/并且在机器的叫停中结束/这些下午 我常常一个人/在庞大的机器面前/身体内部叙述 痛”。痛是公共情感的个性表达,是诗人心中的一块永远的“顽疾”,是人类苦难的一种精神总结。

结束了流浪生活的青柳,在故乡神木扎下根来。他是一个“冷峻”的叙述者,主题自然还是苦难。他生命里的这种负重感,让他笔下的时代“病相”更为惊心。“在酒桌上,他用酒瓶交换了醉意/在朋友前,他用大活交换了真诚/在工作中,他用欺骗交换了信任”,诗中的“他”是谁?当然不是青柳,“他”看上去是确定的,其实是有指涉的,“他”是常态,是生存方式,是社会这个肌体上的“虫蠹”。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道出“他”的新生活姿态,人性里可爱的一面:“在田地里,他用勤劳交换了丰收/在家庭里,他用热爱交换了繁琐/在独处中,他用孤独交换了幸福”。最后一节,情感得以升华,佳句照人眼亮:“他需要交换的事物太多/他需要交换掉自己,交换掉生活/他用一生交换了死亡”。多么苦难,多么身不由己的角色,多么不得已的“交换”,令不可预知的人生涂抹上悲剧色彩。

倘若把古树比作历史,那么树皮就是苦难,枝叶沧桑是人类共有的。青柳诗歌中的苦难叙事,有属于诗人的担当,是他面对历史记忆的审视。“一整天,他都在忙于擦洗镜子/一整天,他都向镜子张大了嘴巴/一整天,仿佛石头布满了他的喉咙//他没有说话,只是张大了嘴巴/在自己的口腔里擦洗/镜子在他面前,在他的嘴巴里”。这是青柳的呼告,让全社会“病从口入”的人,都来一次“擦洗”,这样社会就会变得澄明,时代就会变得清爽,生活的苦难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城市暗语》,青柳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